



柿子被阳光照得红彤彤。 蒙海龙 作



百家笔会

落日晚风的尽头

□ 苏 阅 涵

我总爱在黄昏时分,沿着护城河走到一座老石桥上去。桥是清朝留下的,栏杆上的石狮子被岁月磨得圆润,有几尊还缺了爪子。站在桥中央,正好能看见完整的落日悬在城墙的垛口上,像一枚熟透的果子,随时要坠入那一片青灰色的瓦浪之中。

这便是我与这座小城最安宁的约会。

一开始,是没有风的。白日的余温仿佛都沉淀到了水底,河水凝成一块巨大的、墨绿色的琉璃。天空与云朵的影子被它牢牢囚禁,纹丝不动,连偶尔掠过的一只飞鸟,也像被粘在了这光滑的、沉寂的表面上。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万物都屏住了呼吸。然后,几乎是在那轮太阳的边缘

天空的色彩浓郁得化不开,从西边的瑰紫、橘红,过渡到头顶的鱼肚白与淡蓝,像一幅巨大的、正在缓缓卷起的油画。



时光荏苒

齐鲁汉方汉窑记

□ 刘辉平

躬逢盛会,岂无华章?都师挥毫书大“艺”,墨宝赠汉方,“望尽人生百态,烧出天下奇珍”,写就《汉方集序》,“泥火之歌”唱响,钟磬之声,犹在绕梁。

主人设筵在汉窑,窑中楼层分不清。玉盘珍羞不足贵,粗粮土菜款嘉宾。好友交口誉汉方,众人倾倒惊邻墙。席间忽闻西洋曲,恰似高山流水长。鼙鼓操琴,联袂捧场。

罡风已过天正朗,莫负齐鲁好时光。都师指引访胜迹,吾侪有幸长见闻。燕子山庄,观伟人《沁园春·雪》,巨幅书作,气势磅礴,乃是都师手录。试上超然楼上看,风细柳斜,碧映泉城是湖山。黄河滩头掬浪花,岸上放歌,坝簫悠扬,蛟龙潜跃听余响。

崇圣人,敬先师,谒孔庙,访尼山。仰观宫墙万仞,谛聆玉振金声。

触到城墙最高一个垛口的一刹那,风来了。

它不是猛地扑过来的,那太鲁莽了。它是从极远的地方,一路逶迤而来。先是被西边那片荒芜的草滩梳理过,又被更远处那条沉默的大河浸润过,最后,它轻盈地跃过古老的城墙,拂过一株百岁的槐树顶梢,这才来到我的面前。因此,这阵晚风抵达我时,早已褪尽了所有的火气与尘埃,只剩下一种无法言说的、醇厚的温柔。

它拂上脸颊的感觉,不像丝绸,丝绸太滑腻了;也不像泉水,泉水太清冽。那感觉,倒像是用手轻轻抚摸一件传了数代的、被摩挲得温润无比的老玉器,是一种有厚度、有故事的凉。风里带着气味,是太阳晒了一整天后,泥土放松的呼吸,是河水在傍晚蒸腾起的、略带腥甜的水汽,还有,不知从哪家院落里飘出的、淡淡的艾草香。这些气味被风糅合在一起,成了一种专属于此刻的、名为“黄昏”的香水。

我扶着微凉的石栏,看这风在水面上作画。它一来,那块“碧玉”便活了。先是漾起极细的、闪着金光的皱纹,像老人眼角慈祥的笑纹。随即,整条河仿佛都松动了,粼粼的波光次第亮起,将落日的残影搅碎成一河流动的金属。

桥的那头,渐渐有了人影。是吃过晚饭出来遛弯的人。他们走得很慢,三三两两。风也吹着他们,拂动老先生宽松的丝绸衫裤,扬起老太太花白的发丝。他们低声交谈着,话语被

风送过来一些碎片,听不真切,但那语调是平缓而满足的,就像这风一样,不疾不徐。

我忽然想,这阵风,它一路走来,究竟看见了什么?在荒滩上,它或许惊起过一只夜宿的野鸭;在河面上,它一定推动过渔人晚归的扁舟;在穿过城墙的那个豁口时,它可曾听见某个孩子吹响的柳笛?它抚慰过疲累的归人,也陪伴过独坐的老人。此刻,它吹拂着我,也吹拂着桥上这些陌生而安详的面孔。我们,都成了它漫长旅途中的一部分,成了它在这个黄昏讲述的、又一个微小的故事。

落日沉得越发快了,只剩下小半个猩红的头顶,恋恋不舍地卡在垛口间。天空的色彩浓郁得化不开,从西边的瑰紫、橘红,过渡到头顶的鱼肚白与淡蓝,像一幅巨大的、正在缓缓卷起的油画。风也仿佛懂事般地加大了力道,它不再温柔地抚摸,而是带着一种催促的意味,更用力地推着河水向前流,更肆意地舞动着树木的枝条。仿佛在说:天要黑了,该回去了。

终于,最后一点光晕也被城墙吞没。天空的油画卷到了尽头,露出了后面深蓝色的、缀着疏星的天鹅绒幕布。风,也仿佛在这一刻,完成了它最后的使命。它渐渐地弱了下去,像是乐队指挥收束全曲时,那一个轻柔而坚定的收势。水面的波纹平复了,树枝飘拂的幅度小了,一切都重归于宁静,一种被夜色与安宁充满的宁静。

包容。

故常怀赤子之心,知感恩,结善缘,多福分。莫道韶华容易老,齐鲁结缘深九重。劝君永葆赤子心,人生常开幸福门!

- 注 释
- ①非遗,指汉方陶艺荣列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②坛主,知名文化学者刘双平先生。

③都师,当今书画大师都本基先生。

④六省,京、鄂、赣、琼、辽、鲁等六省份。

⑤瑶池阿母,双平之九旬慈母。

⑥罡风,即2025年4月12日前后山东及华北等地,罕见12级台风。

⑦放歌,作家、歌手、轮椅才女单丹。

⑧坝簫悠扬,指青年艺术家吹奏古坝和古簫,令人流连忘返。

⑨操琴,指两位八旬艺术家演奏小提琴。

生活纪事

岁月的推剪

□ 郭 鑫

父亲的头发,如今是我的“责任田”了。

自他退休,那把跟了他半辈子的推剪便郑重地交到我手里。他坐在阳台那把藤椅上,颈围围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围布,午后的光从窗格斜进来,软软地照着他的头发,也照着空气中浮动的细小尘埃。

我的“手艺”,实在生疏。起初总是战战兢兢,推子在我手里显得笨重而倔强,生怕一个不慎,会弄疼了他。父亲却总是宽和的,感觉到我的紧张,便缓声说:“随便剪短些就成,不碍事的。”他的头发,已不如记忆中那般浓密乌硬,变得稀疏了,且大半都白了。那白,不是纯粹的雪白,是掺着些许灰末的、秋草似的颜色。握在手里,干干的,软软的,没有什么分量。

推子“嗡嗡”地响着,像一只倦怠的蜜蜂。这声音单调,却有一种奇异的宁谧。父亲的背微微佝偻着,顺从地,一动不动。我便在这安稳的“嗡嗡”声里,端详起他的头发来。几根特别倔强的,在后脑勺上翘着,我小心地用剪刀修剪。

忽然地,我就想起小时候了。也是这样的午后,他把我抱在膝头,用一把老式的剪刀,为我修剪额前草茸的短发。他的动作那么大,手指却那么轻,一面剪,一面哄着:“莫

动,莫动,一会儿就好。”我那时是不肯安分的,总在他怀里扭来扭去,觉着那剪刀冰凉的触感,和那“咔嚓”声冗长而无聊。

如今,这角色竟颠倒过来了。动的成了他头顶的光阴,静的,倒是这满室的安详了。我的指尖偶尔触到他的头皮,温温的。他闭着眼,仿佛很享受这过程。我不知道他是否也忆起了从前的时光,抑或是什么都没想,只是在这暖阳里,打了个盹儿。

碎发簌簌地落下来,落在颈肩的旧围布上,也落在了阳台的地上,不一会儿,便积了一小堆。这花白的发屑,带着一种生命的凉意,看得我心里蓦地一软。我这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那个曾经把我高高举过头顶、能骑着自行车载我穿过半个县城的父亲,是真的老了。他的世界,从广阔的天地,渐渐收拢到这台阳的一隅,收拢到这把藤椅上,最后,竟只余下我这每月一次的理发了。

理完了,我拿来一面小圆镜,递到他手里。他左右照照,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连声说:“好,好,清爽多了。”那笑容里,竟有几分孩子气的、被呵护后的欣然。我替他拂去脖颈上的碎发,解开围布。他站起身,惬意地伸个懒腰,仿佛卸下了一副重担。

罗驿古村

(外两篇)

□ 吉才惠

一座古村落,伫立在日湖、月湖、星湖之畔。村口的牌坊,诉说她的前世今生。火山岩堆砌而成的古巷,依然坚挺,流淌着悠悠岁月。

石屋、水井、石磨,宗祠,在初秋的阳光上,跳动着古老的脉搏。远去的光阴故事,在微风中娓娓道来。

“诸峰环绕罗列,驿站于此”。东坡路,东坡桥,苏东坡在古村驿道留下的足迹,仿佛还在岁月深处回响。“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章,已演绎成千古传颂的东坡遗风。

元朝千户,一代忠烈李福庇,单枪匹马,孤勇奋战的壮举,感动天也感动地。

罗驿古村,崇文重教之风,绵延千年,曾走出3名举人,34名贡生,享有澄迈“科举仕宦第一村”的美称。在历史的长河里,先贤圣哲的思想与智慧,教化和激励罗驿后人。

罗驿古村,村里古风拂面,恬静怡然;村外绿水青山,稻浪飘香。古今辉映,生生不息……

五指山

微风吹过的夏天,想念你的滋味,像阳光般浓烈,不知不觉装满心间,我如约而至你的身边。

我轻轻地一声呼唤,你朝天空伸出刚劲之手,云雾顿时散去,雨林挺起绿色的“脊梁”。此刻,一种生命的力量在衍生,我的精神世界不再孤单和迷茫。

岁月沧桑,你不惧风雨,初心如磐。1867米高的身躯亘古不变,孕育了万泉河和昌化江。她们怀着感恩的心,奔向牵挂的远方。用生命之源润泽琼崖大地,滋养万物生灵。

不远处,群山环抱的毛纳村,一抹茶香,沁人心脾,氤氲岁月;一碗山兰酒,吟唱黎苗歌谣,悠扬的歌声在山间水畔萦绕……

在毛纳村,我虔诚地端起红茶和山兰酒,敬这座村庄,敬这片“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红色沃土。

亚龙湾

多年以后,再次来到亚龙湾,是在人间四月天。亚龙湾中心广场上,一根高达27米的图腾石柱,深情地凝望着“天下第一湾”。

在观景平台上眺望,只见半月形的海湾,山水相逢,碧海与蓝天紧紧相拥,浪花与沙滩缱绻缠绵……

在潮起潮落间,我的心底泛起浪花细卷的情愫。那些年,与你一起牵手走过的日子,已被岁月写成爱的箴言。

风起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在人群中,四处寻找你的倩影。此刻,思念如沙,爱如潮水……

我收拾着理发工具,看那推落的花白的发屑,在阳光里做着最后一次、轻悄悄地飞舞,它们将要被扫去,归于尘埃。但我知道,这每月一次的仪式,这“嗡嗡”的声响,这指尖触到的温度,都已细细地织进了岁月的纹理里,平淡,却有着磐石般的重量。

贤鲁岛上的落羽杉

在贤鲁岛,时光倒立湖水成了落羽杉的镜子天空湛蓝如宝石落羽杉的金黄与之辉映一场盛大的交接仪式蓝天将辽阔赋予杉树杉树把坚韧献给天空

湖水沉默,收藏着它们的倒影那金黄在水中摇曳游人踱步其间思绪如风,穿梭于枝干之间金黄的落羽杉是岁月的勋章湛蓝的天空是梦想的远方平静的湖水是内心的安宁

落羽杉在寒风中低语讲述着坚守与蜕变的故事天空用澄澈给予回应湖水泛起涟漪,轻轻点头在这秋天的画卷里生命的色彩不因季节而黯淡只要心向光明每一刻都是璀璨的瞬间

龙泉岩

■ 沈天逸

自地心拔起矗立千年。晨雾如带轻轻缠绕,山上有古仙未写完的诗篇。

石色苍青,渗出清凉的泉水,曾见龙影游移。汇成小溪,秋天一样清透。山的灵魂,酿了千年的甘泉。

万古的安宁久无人行,一泓清澈的灵魂,任由流云年年为它梳理倒影。

听万物在绿中,名字也落进潭底,当山上的尘埃落下,世界一片澄明。